

卷四

金匱要畧
兵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二

橋李徐

彬忠可甫著

門人吳天瑞公錫父校

痰飲欬嗽病脉證治第十二

論一首

方十九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註曰飲非痰乃實有形之水也其所因不同所居不同故有懸溢支之分懸者如物空懸懸于膈上而不下也溢者如水旁漬滿盈而徧溢肢體也支

痰與飲水
二物合屬
之者人無
時不飲中
有濕痰者
日用之飲
與痰並留
膈中不下
故後條以
利反快爲
飲下之徵
也但人有
火盛而氣
化者則痰
自凝飲自
下甚者爲
欬不出之
燥痰稍挾

者如菓在枝偏旁而不正中。也。所以傷寒論有痰
結之條。痰飲者亦卽飲與涎相襍久留不去者。其
間或凝或不凝。凝者爲痰。不凝者爲飲也。
論曰後人不明四飲之義。遂于四飲加留飲爲五
飲。不知留飲卽痰飲也。俱在心下膈中。但留飲者
暫留也。元氣稍充卽自去。痰飲則久住不去。甚則
溢滿于胃。有妨肌肉。然則有痰飲而未妨肌肉。皆
止。可謂之留飲。非若懸飲之水逆在上。驟而不可
當。非若溢飲之溢于周身。渙而不可下。非若支飲

之偏結于肺大腸絡脉之交有礙于氣能使陽明
逆不得從其道而不卧者其與痰飲因同地同祖
有久暫之分既將痰飲列爲四飲之一何得另列
留飲以滋認證之惑

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
漉漉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
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
疼重謂之溢飲欬逆倚息氣短不得卧其形如腫謂
之支飲

註曰脾胃證有忽肥忽瘦乃肥與瘦互換不常非若此之一瘦不復也故曰素盛今瘦謂素肥盛今忽瘦削也腸鳴有氣虛者有火嘈者有寒氣者若痰飲則實有溢下之飲故曰水走腸間漑漑有聲謂如微水在囊而漑出作響也○飲後水流在脇下此則因水多而氣逆者矣譬如倒山龍水爲氣吸不能下肺主布氣氣逆則肺氣不行故欬唾氣不行而欲行相攻擊故引痛○凡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輪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若飲水多。水則性冷。多則氣逆。逆則溢。故流於四肢。然汗出則亦散矣。不汗則身得濕氣。衛氣不行而重。復得冷邪。與正相爭而疼。此由水氣驟溢。故曰溢飲。內經曰。肝脈奕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蓋水泛木浮而澤也。并色脉而詳之矣。若飲邪偏注。停留上焦。曲折之處。則肺之支脉。絡大腸。大腸經脉從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有飲停之外。既不通于表內。不循于飲食之道。而礙于肺大腸交通之氣道。肺

主氣氣喜順下。礙則逆。逆則欬。息因呼吸而名氣。逆而欬。則倚息矣。倚者。若有停倚而小促也。有停倚。則宗氣不布而短矣。陽明之氣順則下行。逆則上行。逆而上行。則不得卧。所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也。形如腫。非腫也。氣逆暫浮。喘定卽平也。論曰。懸飲。溢飲。此驟病也。懸飲主內。故痛而可下。溢飲主外。故重而可汗。若痰飲。則有微甚。久暫之不同。故不必主痛重。若支飲。槩不言及痛。而脉主弦。胸痺亦云。喘息欬睡短氣。或不得卧。但多胸背

痛而脉沉可知胸痺與支飲之辨全在痛與脉弦
矣蓋支飲病勢偏而微故脉弦不痛各隨現證而
治胸痺病勢虛而大且邪結故脉沉而且痛治唯
以開結行陽爲主也若支飲亦有脉沉弦者重在
兼證卽非正支飲詳後各條下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
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脇下支滿
噎而痛水在腎心下悸

註曰前辨四飲現證旣已劃然但人之五臟或有

臟中非真
能蓄有形
之水不過
飲氣侵之
不可泥

偏虛虛則病邪乘之故皆曰在自當隨證分別爲
治不得膠柱也。心主火水逼之故氣收而藥如
相攻然堅者凝陰之象短氣心氣抑而宗氣弱則
呼氣自短也惡水不欲飲水本爲火仇水多則惡
增益矣。肺體清肅行榮衛布津液水邪遏之則
氣鬱而涎聚有如肺痿所吐涎沫然氣鬱而熱重
亡津液故仍引水自救。脾主肌肉且惡濕得水
氣則濡滯而重脾精不運則中氣不足而倦怠少
氣。肝與少陽膽爲表裏所以主半表裏者其經

脉並行于脇。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脇下支滿。而少陽氣上出。故衝擊而噎。如傷風然。然相攻。昂動則痛矣。支滿者。胸不全滿而偏滿也。腎本水臟。加水則重。強故凌心不安。而爲悸也。悸亦有心虛者。然支飲者。兼見此證。則當瀉水。

論曰。水既所在不定。言臟不及腑者。腑屬陽。在腑則行矣。臟屬陰。水與陰爲類。故久滯也。痰飲在胸。似不屬臟。然虛則受邪。病各有着。故相援不去也。按此水分五臟。與水氣篇心水肺水五條不同。王

宜○參○看○蓋○彼○處○論○水○通○身○之○水○也○乃○臟○真○先○有○病○
而○使○水○道○壅○塞○妄○行○故○以○水○腫○爲○主○病○而○直○曰○心○
水○等○謂○其○由○心○也○但○水○氣○上○下○焦○俱○受○之○而○水○之○
來○有○分○則○證○別○故○脾○腎○在○下○焦○則○皆○腹○滿○皆○小○便○
不○利○而○唯○肝○有○續○通○時○心○肺○在○上○焦○則○因○臟○氣○作○
使○漸○及○中○下○因○而○由○心○爲○身○重○少○氣○陰○腫○由○肺○爲○
身○腫○鴨○澹○小○便○難○皆○浸○淫○脾○腎○之○象○也○此○處○言○水○
內○人○之○飲○也○適○五○臟○有○偏○虛○而○飲○氣○襲○之○故○以○飲○
爲○主○病○而○曰○水○在○謂○飲○氣○及○之○也○但○飲○雖○在○上○焦○



仲景明言

水流脇下

又言飲水

流行又言

水流腸間

流者自上

而下也既

無在下之

理即支飲

條亦言欬

逆倚息不

得臥是亦

在上故知

五藏水皆

因上飲既

盛而後乘

之

而水所往有異則證殊其在心肺者固應是之上

焦其在肝者肝在下而肝之府在脇病因府而氣

流于臟故脅滿噎而痛也脾在下而脾主中氣及

肌肉飲氣有餘病氣干脾則為水在脾而身重少

氣腎在下然心腎本交通心本先虛痰飲客之病

氣干腎則為水在腎而陵心為悸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飲者脇下

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一作轉甚。胸中有留飲其人短

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脉沉者有留飲

支飲似亦
可謂之留
飲然觀仲
景注證義
其不同故
知與痰飲
相類而不
甚也

註曰留飲者原在往來之道可去而暫留乃痰飲
之○不○甚○者○非○若○支○飲○之○偏○而○不○易○去○者○也○故○因○飲
中○不○列○留○飲○而○必○另○言○之○以○示○別○也○觀○曰○心○下○目
胸○中○則○與○痰○飲○爲○類○可○知○矣○背○寒○冷○如○掌○大○此○其
飲○之○近○背○者○妨○督○脉○上○升○之○陽○而○爲○背○寒○然○飲○氣
有○限○故○僅○如○掌○大○也○留○飲○不○必○盡○痛○然○脇○下○爲
肝○膽○之○府○少○陽○脉○由○缺○盆○過○季○脇○飲○近○於○脇○邪○襲
肝○侵○少○陽○故○脇○下○痛○引○缺○盆○然○痛○屬○氣○鬱○欬○嗽○則
少○舒○故○暫○已○其○有○飲○留○在○胸○中○妨○心○氣○則○氣○爲

水氣凌心
是明有水
入要知此
水不必有
形因無形
而化為有
形傷寒傷
風故每多
痰耳

之短肺不行氣脾不輸精則邪聚在膈而渴咽
歷節痛者有寒邪從表入也而脉沉故當責飲
論曰仲景敘歷節曰脉沉而弱由汗出入水中浴
水氣侵心故黃汗出歷節痛則知留飲中歷節痛
一條乃亦為邪從表入者言之若更加黃汗竟當
從歷節治矣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痰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
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註曰膈有留飲濕聚則為痰為滿射肺則為喘為

欬此其常也。乃有不時吐。發卽爲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者。蓋謂因吐則諸病俱發也。寒熱背痛腰疼俱。太陽表證。目泣者。風氣與陽明俱入。人瘦則外洩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也。振振身瞤劇者。榮氣爲痰所虛。表裏俱不足。身體不能自主。而瞤瞤者。肉動也。劇者。變證。零襍也。然必待吐乃發。則知不吐卽不發。有伏而爲病根者矣。故曰。必有伏飲。謂初亦痰滿喘欬。支飲無異。唯不卽發。知其所處稍僻。故爲伏也。

論曰四飲中懸飲溢飲皆停底停發非逡巡難發之證唯痰飲支飲因循不已則伏飲豈非二飲之不卽發者乎然不言留而言伏則義有不同矣蓋痰飲深者入胃淺者留胸中每與中氣相干而與表氣不相及支飲襲人偏旁旣不與表氣相干亦不與中氣相礙唯伏飲則居常能爲痰滿喘欬吐則表證俱發可知伏飲爲實邪乃在近背高處內與中氣相通外與表氣相接故邪動卽大隊俱起義如伏兵此當從表裏並治如小青龍及木防已

湯去石膏加芒硝茯苓之類。非從小便可去矣。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
者則悸微者短氣。脉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
脉偏弦者飲也。

一喜

一作虛

註曰飲水多二條乃懸飲之類。而不成懸飲者蓋
非停蓄在脇引痛則不可謂懸耳。然病人飲水多
必喘滿水逆也。暴者勢驟在欲懸未懸之界也。至
食少飲多而為悸為短氣則真痰飲之漸矣。故曰
凡則知中氣不強氣壅作渴之人。果須防此欲人